

我的国·我的家·我的新时代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爱中华·颂家乡”征文大赛作品展示

征文启事

本次征文大赛活动面向全国范围内征集关注辽宁、关心辽宁、建设辽宁的社会各界人士的优秀文学作品，征文主题围绕“我的国、我的家、我的新时代”。来稿作品需围绕“爱中华 颂家乡”主题，以散文类文体为主的原创作品，题目自定。

活动同时增设“沈北新区”子单元，欢迎各界人士参与创作与沈北新区相关的散文作品，如关于辽河、蒲河、道义花海、稻梦空间等沈北全域旅游元素的佳作。

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在8月25日前，通过电子邮箱：nsy88041001@163.com，广泛投稿。大赛投稿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且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过，一旦发现剽窃和抄袭情况，即取消参赛资格。

投稿时请填写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邮编、地址、电子邮箱等会员认证信息，个人简介不少于150字，本次大赛采取实名制登记，参赛作品署名可用笔名或网名。

奖项设置

- 特等奖1名，奖金5000元、沈北新区旅游景区门票“大礼包”。
- 一等奖2名，奖金3000元、沈北新区景区门票“大礼包”。
- 二等奖5名，奖金1000元，沈北新区景区门票“大礼包”。
- 三等奖10名，奖金500元，沈北新区景区门票“大礼包”。
- 优秀奖30名，奖品为沈北新区景区门票“大礼包”。
- 所有获奖者皆颁发获奖证书。根据投稿数量或增设入围奖50名。

农具 历史的一个片段与记忆

□冯金彦

1

镰刀与锄头，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在故乡的土地上，它们是名词，更是动词。这些冰冷的钢铁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在故乡人的手掌上行走，在故乡的日子里行走，在故乡的心上行走，也在故乡的希望里行走。

农耕时期，每一件走进泥土的农具，都是故乡劳作的乡亲们的小伙伴。它们朝夕相伴，习惯于早出晚归的乡亲们，也习惯于把每一件农具都打磨得发亮，镰刀、锄头、镐头、锹、犁，每一件都比它们的名字更亮。在故乡，特别是在黑土地上，这些农具，这些有百年的历史甚至千年的历史的农具，比一个村庄的历史更长，比村庄的人生命更长。

2

在故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使命。鹰击长空与鱼翔浅底不是鹰的爱与鱼的选择，是规律。没有永远的主角与永恒的精彩，花落只是让果实长得更好。而当现代化的农具，播种机、收割机、插秧机、脱粒机与太阳一起，从梦想开到现实，车轮碾过故乡之后，镰刀与犁铧离场了，仿佛是一个没有掌声的演员落寞而去。历史就是这样，要不断忘掉旧的名字，以便记住新的名字。于是在故乡，夕阳西下的时候，遍地的不再是乡亲，而是现代农机，它们仿佛一个个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的游人，在这里欣赏，在这里留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每一个农机的辙印都是一枚螺钉，把历史和现实，把昨天与今天，把许多不相干的日子和故事装订在一起。

农具们依旧被挂在农家的屋檐下，只是对于故乡，这些农具不只是发展与变化的一个见证者，还是一个经历者。只有从我身边吹过的风依旧清凉，不知是从镰刀吹过来的，还是从播种机吹过来的。

3

河水远去，把石头留在岸上。

岁月远去，把这些农具留在岸上。

细心的兄长，把家里原本存放农具的仓房，改造成了一个存放农具的地方，家里所有的农具，父亲使用过的，母亲使用过的，哥哥自己使用过的，所有家里没有丢弃的农具一一的陈列在小屋里。小屋简陋甚至有一些破旧，朴素和斑驳的砖墙上哥哥钉上了一排的钉子，把所有的农具都挂在这墙上。跟了父亲20年的镰刀，20年之间父亲不知道磨过多少次，我还常常想起小时候，父亲每一次在磨石上磨过镰刀，在清水里洗过之后，习惯用手指去感受刀锋的锋利。他凝视刀锋的目光是那样的慈祥，透出一股亲切，一股力量，仿佛是凝视一个伙伴，甚至一个孩子。用这把镰刀，父亲养育了我们，也养育了他一生的希望。

跟了哥哥十年的锄头已经细小了，那是哥哥回家务农之后使用的第一把锄头。初中毕业之后，看着病在家的父亲，哥哥放下了或者说放弃了自己求学的梦想回家务农。瘦小的他在村头的铁匠炉打制了一把比成人矮一些的锄头。锄禾日当午，十几年的劳作锄头已经斑驳了。哥哥使用过的每一把镰刀，割草专用的，割柴专用的，甚至割水稻专用的，哥哥习惯使用不同的镰刀从而让自己单调的日子多一些色彩。此刻，哥哥使用过的所有农具和他流逝的青春，都静静的凝固在这里，凝固着哥哥的希望与父亲的期待。哥哥习惯没有事情的时候在小屋中，在这些农具中静静地坐一会。坐一会就会感觉到，那些农具依旧在田野上行走，那些庄稼，依旧在他的肩头生长，鲜活的蓬勃的青春依旧没有离去。

仓房的门口摆放着一个石碾，是作石匠的姥爷从几十里外用几头牛拉的爬犁把这块上好的大青石拉回来的，那年母亲才6岁。之后，尽管也有人出高价买这块青石，姥爷却一直无动心。听姥爷说，姥爷这一生，除了他作为一个石匠谋生的工具外，他只在两件东西。一是35岁时拉来的这块青石，后来他把青石造

成石碾送给女儿作嫁妆了。二是65岁时，在停放过青石的地方，姥爷为自己准备了一副寿材，山桃木作的，一备就是20年，每年他就精心的里里外外的刷上一遍油，二十年后，85岁的他把自己装进了这里，像一本合上的书，不准人们再打开。母亲出嫁的时候，姥爷在父亲家破旧的三家草屋旁精心地修整出一块地方，安置好了这座石碾，这是这个小村的第一个石碾。石碾隆隆的滚动声，让一个小村有了活力。村里的人于是习惯在石碾上，加工粮食。四十年后村里的电磨开始轰鸣，便没有人再用石碾推粮食，村里的驴也都杀光了，石碾留给村人的只有吱吱呀呀的记忆。有一天，一个城里的人想买走它，做什么用，城里人没有说。母亲犹豫了一夜，最终还是没卖，她说这东西留着就是一个念想，也只是一个念想。

4

朴素的农具小屋仿佛一个风尘仆仆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老人，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70年之后，在故乡土地上，静静的只是一个观众，也只做一个观众。看山村土地的舞台上，一个又一个农具上场与退场，机器的轰鸣声仿佛是祝贺捷报的鞭炮，看姑娘的花头巾怎样和彩霞一起飘扬在山头上。看岁月的舞台上，一个人站起来与倒下。伟大与光荣，辉煌与平淡，对于历史只是一瞬。而这些农具，在故乡的黑土地上昨天是一颗星星，今天还是一颗星。

只不过，昨天挂在天上，离我们很远。只不过，今天挂在墙上，离我们很近。风一吹，小屋就咳嗽，风一吹，房梁上就掉下来老故事。雨从不挑剔，该来就来，在屋顶上跳几下，再蹦到地上，泥墙上的几棵小草招摇着绿色。土地之上，无论是什么农具播种下的，庄稼的禾苗在招摇。风吹不吹，屋檐下的鸟窝还在，屋子老不老，鸟儿依旧相亲相爱。一只小小的鸟，甚至想用稚嫩的声音，把70的灰尘一点点的擦掉。

我也是。

作者简介

冯金彦，男，1962年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本溪日报》总编辑。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等近百家刊物和报纸发表散文、诗歌、评论、小说。

出版诗歌集《敲门声》、《水殇》、《泥土之上》，散文集《一只鸟的颤栗》，理论集《背向城市》。

散文获《人民日报》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征文奖，诗歌获《人民日报》诗歌征文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一次，四次获《人民文学》散文征文奖，四次获《诗刊》诗歌征文奖，《中国青年报》散文征文一等奖，《中国旅游报》散文征文一等奖。

我的家 我的国

□王禹涵

从1949年到2019年，弹指之间，新中国将迎来它的第70个年头，中国的崛起受世界瞩目，70年后的今天祖国百业昌盛，繁荣富强。

近几年辽宁省的高铁也增加了许多线路，四通八达的高铁，拉近了大学生回家的距离，也为辽宁省带来更多更好的生源，说到辽宁就不得不提他的省会沈阳，沈阳近几年的发展愈发完善，2006年三月，经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创立沈北新区，规划中的盛京站（沈阳新北站）未来会建设成为沈阳“一主三副”的综合交通枢纽，沈北新区东临棋盘山，世博园，西接沈西工业走廊，南靠沈阳主城，与沈河交汇，境内有蒲河，辽河，长河，左小河，九龙江，万泉河，南小河等七条河流，沈北新区共有6所大学组成的沈北大学城，其中包括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航空航天大学，辽宁传媒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工程学院。

在沈北新区，不仅有高校并作，还有数不胜数的风景区游乐设施，种种齐全丰富，著名AAAA级景区 沈阳怪坡，长80余米，宽约25米，呈西高东低的走势的斜坡，使人闻名而来，

一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对旷野，背靠群山，周边还有数座风景区，如卧佛寺，万家寨，北汤

温泉，沈阳国家森林公园是全家自驾游的不二之选，在冬天还会开放怪坡滑雪场。

还有AAA级风景区稻梦空间位于兴隆合锡伯族镇，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稻田，以自然生态为理念，打造原始耕种与鸭蟹立体养殖共作的生态稻田，以锡伯族文化为传承，展现璀璨悠久的农耕历史，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还有沈北的方特欢乐世界是带着全家回归童真的游乐圣地。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后，今年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载风风雨雨，辛苦历程，打造了如今强大的祖国，国强则民强，国富则民富，国家昌盛则民族亦昌盛，光阴如水，岁月如梭，我们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茁壮的成长，慢慢的长成了可以保护祖国妈妈的栋梁，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一日千里，这一切的成功无不显示着我们祖国今日的繁荣昌盛与取得的巨大成绩。

作者简介：辽宁传媒学院服装专业学生

我的家乡在沈阳，我从小生活在蒲河边，她是我童年的记忆，我爱蒲河的水，我享受着蒲河陪伴着我的成长。在蒲河的滋润下，一代代人，慢慢长大。

接下来让我详细的介绍一下我的母亲河，蒲河吧。蒲河是浑河右岸主要支流，发源于铁岭县横道河子乡想儿山，从东北流向西南。经棋盘山，穿长大，沈山两条铁路，经新城子于洪区、新民县于冷字堡徐村入境流经冷字堡，杨士岗子 刘二堡，潘家堡，辽中县，城郊乡，博林子，乌伯牛，六间房，老观坨，朱家房等11个乡镇于朱家房黄土坎村入浑河贯穿全景中部，计57.8公里。

蒲河环境曾经遭到严重的破坏，随着城市的建设和上游建起的工厂，原来的河渐渐地变成了黑色，发出了阵阵臭味。近年来，家乡加大了城市绿化建设，往日的蒲河慢慢的好了起来，政府大力扶持的河道管理让河道重新清澈，污染的河面也重新清澈翠绿了起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我们的蒲河母亲换回了美丽的衣服。

我曾不避艰险奔波数千里，从她的上游出发，去探看她的中游下游。在从沈北至铁岭的千里长途途中，在胡杨、罗布麻、红柳、梭梭等沙漠植物的簇拥下，她时隐时现，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我来到了她的下游，她已疲惫到了极点。水流细弱滑

我爱蒲河

□杨昊翔

钝，几乎看不出是在流动。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前，她还能流进浩瀚的海洋，后来她流进新民，现在她连新民也走不到了。我曾看见河流入湖入海的情景，那种开阔懒散的样子，仿佛表明那些河流的心情：不走了，这儿就很好。

蒲河教会了我学会坚强和清澈。好好看一看那些河流吧。人们似乎忘了，人类就是在河流的教育下长大的。我爱这些河流，清澈的我爱，污秽的我也爱。污秽不是河的错，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们的错。那不是河的污秽，是你的污秽，是我的污秽，是大家的污秽。

现在，生活的经历使我懂得，最博大的还是故乡的河，她虽然没有长江黄河澎湃的气势，但她有母亲般的悠悠情怀，经得起儿女一辈子品读咀嚼。故乡的河呵，荡漾着童年的梦，牵动着故人的心。

作者简介：辽宁传媒学院视觉传达专业学生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刘放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图
 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